

▼杭州孤山中山公园清行宫遗址（视觉中国）



绕行孤山一周，跨越千年

■ 鲍小红

孤山是许多优美诗文的胜境，蕴藏无数神奇而动人的故事，也镌刻着一串串历史文化足迹

每次去西湖边，第一选择就是去孤山逛逛，不管春夏秋冬，西湖孤山永远都是风情万种，仪态万方。我钟情孤山，因孤山是许多优美诗文的胜境，蕴藏无数神奇而动人的故事，也镌刻着一串串历史文化足迹。

孤山，矗立在西湖中，为西湖群山最低的山，也是三面环湖的天然岛屿。西湖素有“断桥不断，长桥不长，孤山不孤”的说法。白居易称孤山为“蓬莱宫在水中央”。

孤山东接白堤，西连西泠桥，形如牛卧水中，浮在美丽的西子湖中。从北山路东口到孤山，走过断桥、锦带桥，白堤两岸西湖水波光粼粼，两岸杨柳依依，要是春天，到处桃红柳绿，楼阁掩映，一派世外桃源般景象。走到平湖秋月这里，往右拐就是孤山了。还有一条线路是北山路西往孤山路拐进来就看见秋瑾墓地，沿着孤山北面往东而行，在西泠印社后边可拾级而上，登上孤山。

孤山山顶往南面走下来，便是西泠印社。西泠印社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由浙派篆刻家丁辅之、王福庵、吴隐、叶为铭等召集同人发起创建，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。西泠印社正门位于孤山路31号，面向西湖，背靠孤山，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著名全国性印学社团，以篆刻书画创作的卓越成就和丰富艺术收藏享誉海内外，被誉为“印学研究中心”“天下第一名社”。近代和现代艺术大师吴昌硕、马衡、赵朴初、启功等先后任过西泠印社社长。李叔同、黄宾虹、丰子恺、吴作人、李苦禅都是西泠印社社员，可见其艺术地位和影响力。

西泠印社内还建有一座华严经塔，这座玲珑精巧的石塔是西泠社友中一位和尚1924年筹建的。古色古香的楼宇轩榭，清冽的山泉潺潺，奇秀石洞，苍天古树，增加了西泠印社的魅力，也使孤山生色，西湖添彩。

杭州西湖周边诸多山峰，孤山是我去的最勤的山，离我家最近，山又不高，在山顶还可以鸟瞰西湖全景。俯瞰西湖，水天一色，三潭印月、小瀛洲、苏堤、雷峰塔、城隍阁，若隐若现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再往东面眺望，杭城市区高楼沉浸在美丽的西湖之外。

孤山是最能体现西湖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水乳交融的山。我国七大藏书阁惟一尚存的文澜阁就在孤山南面。在孤山既可见识英雄美人，苏小小的爱情故事和秋瑾的碧血，也能领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西泠印社的金石书画；然后去参观

白苏二公祠，浙江博物馆和西湖美术馆；再到平湖秋月品品龙井茶，最后去楼外楼尝尝杭州名菜。

从北山路西绕孤山路秋瑾墓左边沿着孤山公园，在一片枝叶繁茂的矮树林里，四面都是桂花树，到了初秋，这里到处丹桂飘香，这里安葬着一位诗僧、情僧、革命僧——苏曼殊。

这位“花和尚”长眠在巾幗英雄鉴湖女侠秋瑾墓地附近。秋瑾不仅是寻求真理的革命先驱，还是近代文学史上杰出女诗人，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一句便是她的临终绝笔。秋瑾和曼殊，两个生前没有遇到过的人，在死后毗邻而居。西湖，正是因为这些人，才越发美丽和生动。

苏曼殊，在丰腴而柔美的日子里，为爱而放弃了整个世界的温暖，选择了漂泊的行程，于是，一个身影印在了空旷的原野，和那些未来得及凋谢的野菊花为伴。他冲出那些世俗牵绊，让心有了静静的独坐空间。在秋叶无声飘落的树下，以恬淡的凝视，以悠然的心情，痴寻寻觅那曾经脱落的梦。

中国近代大名鼎鼎的三大诗僧：八指头陀、李叔同和苏曼殊。其中最奇、最怪的是苏曼殊，最多才艺的是苏曼殊，最多异命短的是苏曼殊。他一生交友无数，陈独秀说苏曼殊是“一个绝顶聪明的天才”——但他说这天才与疯子只有一线之隔。

如果说拜伦是苏曼殊的偶像，那么李叔同则是他的同道：类似的身世，类似的成就，类似的经历。然而，这两位才华横溢的绝世奇才，却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遁入空门，皈依青灯古佛。1907年，李叔同在上海读到《断鸿零雁记》后被深深打动。当他得知作者比自己还小4岁时，愈加佩服。苏曼殊死后第17天，李叔同也“尘缘已尽”，在杭州削发为僧。

自古以来，与孤山结缘的历史文化名人还有很多——苏东坡、欧阳修、林和靖、俞曲园、吴昌硕等，这么小小的一座山，每一寸踏上去都是金灿灿的文化，真不愧为一座名副其实的“文化名山”。

孤山东北面周围的梅花，在唐代即已见于白居易诗。当年白居易离开杭州后，曾作《忆杭州梅花，因叙旧寄萧协律》：三年闷闷在余杭，曾与梅花醉几场；伍相庙边繁似雪，孤山园里丽如妆。

这证明杭州西湖的孤山在唐代即已有梅花，但为什么后来林和靖的诗掩过了白居易的诗呢？这不仅因为在咏梅诗中林和靖先生有许多好句，还因“梅妻鹤子”佳话的流

传。林和靖一生写下的诗，风格独特，清新自然，佳句尤多。北宋范仲淹称赞他：“风格固若厚，文章到老醇。”诗人欧阳修、黄庭坚都很欣赏他那清新奇特的作品。但他不想以诗传世，故随写随丢，传下来不多。经后人搜集，仅得诗词三百余篇，题名《林和靖诗集》。

放鹤亭与林和靖墓位于孤山北麓。林和靖一生没有做过一天官，生前曾在孤山种下三百六十余株梅树，养了一群鹤，取名为“鹤皋”。他出去游湖时，客人来了，由家童接待入坐，开笼放鹤；他望见鹤飞来，即知道有客来访，便转棹返家。他与客人饮酒吟诗时，鹤还会飞鸣起舞，为他们助兴。后来他去世后，传说那些鹤也在墓前悲鸣而死，所以他的墓畔还有一座鹤冢，他种的三百多株梅树也都枯萎了，元朝人曾建造了梅亭、鹤亭来纪念他。

林和靖是北宋隐逸诗人，一生不娶不仕，以梅为“妻”，以鹤为“子”，有“梅妻鹤子”之说。但也有不少人引为疑惑：一个终身只爱草木禽羽的人，怎么能写得出《长相思》的诗词来呢？“吴山青，越山青，两岸青山相对迎，争忍离别情。君泪盈，妾泪盈，罗带同心结未成，江头潮难平”。

林和靖一生几十年隐于孤山，死于孤山，葬于孤山。想来，处士林和靖也是有眼泪的，应该说也是有爱情的。梅可心，鹤可爱，怎么能比得上人间儿女情长呢？

记不得多少回我在孤山一圈流连漫步了，孤山在我心中永远总有一层神秘的色彩。漫步孤山，一个人徒步也好，两个人也罢，各有各的惬意，各有各的温情。凡是朋友们第一次来杭州由我引领游览西湖的话，我带他们去的第一个景点，一定会是孤山。在这里你可以领略到西湖令人怦然心动的神秘之美。

孤山之美，不光是湖光山色、小桥流水、古树苍天，更重要的是孤山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，人文历史、故事传说。西湖山水，正因为有了这些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故事，才显得更加楚楚动人，柔情万般，意味深长。

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，西湖孤山，永远都是那么恬静安谧。孤山不孤，山上山下，山前山后，山左山右，星罗棋布，文化景点灿若星辰。她们好像都是围绕着一个虽仅38米高，却风光旖旎、历代文人对此情感笃厚深爱有加的孤山的。

绕行孤山一周，不过一两个时辰，说是跨越千年，却一点儿也不夸张。漫步孤山路上，每一个景点，无不凝聚西湖历史文化的动人故事。

杨时的湘湖

■ 陆春祥

我无法还原当时热火朝天的疏浚场景，但杨时、方从礼用了短短两年时间，就完成了这项水利史上的重大工程

387年前的一个寒夜，雪已经下了足足三天三夜，张岱带着童子拎着酒壶前往“湖心亭看雪”，一痕一舟一芥两三粒人，整个安静的西湖一时活泼泼起来。西湖过完雪霰，张岱又买舟跨江，往钱塘江南的萧山欣然而去，那里，一位才子，美丽而羞涩的湘湖，在等他呢！

让我慢慢揭起处子湘湖的盖头。说湘湖，一定要先说萧山县尉方从礼。

我在心里一直将方从礼当作老乡的，因为他是晚唐诗人方干的后代，而方干就居住在桐庐芦茨深山里的白云源。方县尉在萧山工作十年，彼时，湘湖已经不像个湖了，湮废已久，民田无以溉，方从礼对周边一切都调查得清清楚楚，向上级要求浚治的报告也打了好几回，随时可以开工的。

此时，湘湖的关键人物，杨时来了。

北宋政和二年（公元1112年）四月，60岁理学家杨时，补萧山县令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个“补”，难道是临时充任？

不管是什么方式任职，杨时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昂扬的工作激情。他上任的第三天，就下乡察民情，听民声，连续十几天，走遍有关各乡。无论百姓还是乡绅，普遍反映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，粮田连年遭旱灾，生产用水无法保障，只有将湘湖重新疏浚，问题才能解决。

关于疏浚湘湖，杨时其实心里是有数的。萧山一直受洪涝和干旱的困扰，前50多年里，萧山当地就围绕到底疏还是不疏争论着，有一次，神宗皇帝都已经批准了乡民们的报告，下诏征求各方意见，但萧山部分富民反对，认为一旦造湖，势必淹没好多田地，拆迁也是难题，于是作罢。

幸好，方从礼已经做了大量的技术准备工作。

幸好，王安石变法中有“方田均税法”。“方田”，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举持丈量土地，按肥瘠分五等；“均税”，就是以丈量的结果为依据纳税。

有技术支持，有政策依据，百姓强烈要求，朝廷很快批准，疏浚湘湖所有的要素一切准备就绪，杨时开湖了。

我站在湘湖景区的入口处，看杨时的“古湘湖全图”，这是一幅石刻的平面立体图，坚硬的石头，以柔软的方式，表达着凹凸有致地势，湖面、堰坝、沟渠，村庄、小道、小岛，均以简洁的方式标注着，图的低洼处，就是湖面，甚至积着些水，看上去亮堂堂的。

湘湖西南宽阔，东北狭窄，形状像个葫芦，长约19里，宽1-6里，周长82里，面积37002亩，

当时蓄的湖水，可以灌溉崇化、昭明、未苏、安养、许贤、长兴、新义、夏孝、由化9个乡，农田146868亩。

也就是说，杨时用3.7万亩低洼地，换取了14.6万多亩良田的早涝保收。“方田均税”，在湘湖就变成“均包湖米”，因建湖被淹的土地原缴税粮，则由周围九个乡的田户均摊，而部分农民损失的土地，则采用“输纳田土”，从别的地方调剂补偿。

县令杨时是决策者，但县尉方从礼实际上是湘湖建设的实施总指挥。他情况熟悉，作为下属，他也必须承担具体责任，他还年轻，方县尉此时只有42岁，而杨县令已经是花甲老人了。

我无法还原当时热火朝天的疏浚场景，但杨时、方从礼用了短短的两年时间，就完成了这项水利史上的重大工程。

看杨县令的心情。湖筑完成的当晚，杨时夜游湘湖，并宿于湖边山地，赋《新湖夜行》诗一首：平湖净无潮，天容水中焕。浮舟跨云行，冉冉蹴星汉。烟昏星光淡，棹动林鸦散。夜深宿荒坡，独与雁为伴。

水刚刚注满了湘湖，夜色倒映着湖面，星星点点，舟船已经迫不及待地下湖，虽身处湖边的荒山野郊，但看着她平静无波，杨时脑中闪现了湘神凌波的场景，飘飘渺渺，若隐若现，湘神，湘湖，自己在湘地也做过官，这一切难道都是巧合吗？杨诗人心潮起伏，诗句不禁涌出，如钱塘江口那汨汨而入湘湖的江水。

在自己的任上，做成了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，有如此愉悦的心情，难免。

到底是文化人，杨时还不忘传道授业，将程门理学在湘湖一带广泛传播，开江浙“洛学”之先河，大大推广了湘湖的品牌：“自先生官萧山，道日盛，学日彰，时从游千余人，讲论不辍，四方志士尊重先生也至矣”。（清朝张伯行《龟山集序》）。

杨时是有真学问的。他的好學，自古称颂。他和游酢一起，演绎了千古成语“程门立雪”：杨时和游酢，一日去见恩师程颐，老师正在打瞌睡，当时天正下着大雪，他俩就站在门口等候，等老师一觉睡醒，门外的雪已经积得一尺深了！

哈，又是雪，不过，我想，程门雪，一定没有张岱在西湖边看到的厚。

张岱看到的处子湘湖，还真是羞怯怯：

湖里外锁以桥，里湖愈佳。盖西湖止一湖心亭为眼中黑子，湘湖皆小阜、小墩、小山乱插水面，四围山趾，棱棱砾砾，满足入水，尤

为奇峭。我在杨时的雕像前肃立，他就挺立在湘湖二期的湖边，供人瞻仰，并不高大的形象，却棱角分明，他看着这满满的湖光山色，若有所思。他在想什么呢？

他一定在赞赏他的后人们，他们用了整整13年时间，分三期，再次全面科学疏浚了湘湖，距他900年后的湘湖，湖面面积已经恢复到了空前的6.1平方公里，湘湖陆地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5%，湖的功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，这是一片让人放松心情休闲度假湖，这也是萧山人的精神文化湖。

两三年前，三期刚蓄水不久，我们坐上船，沿湘湖一期，穿拱桥，过湘湖二期，才抵湘湖三期湖面，一条大鱼就跳上了船头，这是一条五六斤重的白鲢，鲜活而劲大，它在船头的舱面上舞蹈着，徐晓杭迅速抓住。五分钟不到，第二条大鱼以同样的方式，跃上了船头，自然成了曹工化的囊中物。我笑说，鱼啊，这不公平呀，再来一条吧。船往回折的时候，果然，又一条大鱼跳上了船头，我一边笑一边迅速逮住了它。

我问驾船司机，湘湖鱼经常这么跳上船吗？司机笑笑：我在湘湖开了20来年的船，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，今天有些奇怪。我问为什么，他答：这些鱼都是从一期二期湖面跑过来的，可能它们不适应船的马达声，我这条船是新船，马达声比原来的要大一些。

湘湖鱼以这样的方式迎接我们，真是出人意料。

前不久，我邀一群作家又去湘湖。这一回，周晓枫主动要求凌晨捕鱼，她说，她对全世界的捕鱼都感兴趣，湘湖有捕鱼，也想去体验下。一日凌晨4点，住她隔壁的邱华栋还在熬夜，晓枫就起来了。早餐时，我问她，有收获吗？她笑着说：好多大鱼呀！我知道，晓枫收获的不仅是鱼，自然还有其他。

此后不久袁山也给我发了条微信：今天看了水的三种形态，湘湖、钱塘江、喷泉。是的，我们看了20分钟的湘湖喷泉表演。当节奏感极强的音乐响起，喷泉以烈焰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时，几乎所有人都拿出了手机摄影。湘湖水以结伴变形的方式冲向天空，在空中大显激情，极速变化，自由奔放。

而那一刻，杨时，900年前的萧山县令，就伫立在湖边，他默默地欣赏着这从没见过过的奇妙幻景。张岱也是，他拎着酒壶，一口酒，一句词，指指点点，默默念念，偶尔大笑几声。

我站在越王城山顶，前瞰钱塘江，后瞰湘湖，她们都很安静，湘湖如镜，镶嵌在钱塘江的西岸，而钱塘江则静流向前，一直奔涌向大海。



▲杭州湘湖荷花庄（资料图片）